

台灣獨立建國的擘劃者——許世楷*

施正鋒

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暨社會工作學系教授

前言

在二二八事件之後，不少台灣人菁英踏上松山機場，就立誓不再回來，不過，終究還是狠不下心來；魂牽夢縈，思思念念的，還是這塊蕃薯之島，眾人矢志要返回家園。由「台灣人的自由台灣」在美國出現、「台灣青年社」在日本成立、到世界性的「台灣獨立聯盟」的結合，意味台獨運動在異國發芽成功。在李登輝主政時代，這些老留學生得以鮭魚返鄉；倦鳥歸巢，日夜苦思的，就是要重建婆娑大洋中的美麗之島，讓台灣登上國際舞台。而黃昭堂、張燦塗、以及許世楷這三位國民黨黑名單上的頭號戰犯¹，代表著台獨聯盟遷台的三條路線。

黃昭堂是國際關係博士，與日本安保部門關係密切，自衛隊門生子弟滿天星星。他當過民進黨的國策顧問，主要是方便與日方做官方交往；不過，當陳水扁政府對於台獨目標心懷二意，他隨即拒絕接受聘任。儘管如此，他對於阿扁自頭到尾情義相挺，甚至於不惜得罪李登輝，也是有所為、有所不為。前總統陳水扁的海外帳戶揭露之後，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一時氣得要他「disappear from Taiwan」。迄今，他對於民進黨還是呵護萬分、常相左右。

張燦塗理工底子，表面上是典型「來來來、來台大、去去去、去美國」的天之驕子例子，卻掩藏不了作為番薯仔的無奈。在「刺蔣事件」之後，風聲鶴唳，八千哩長征、奔走美國東西兩岸，讓獨盟得以苟延殘喘的，就是窮留學生對於他的信任。解嚴之後，翻牆回國，天真的他主張加入民進黨；雖然競選黨主席不利²，懷璧其罪的他還被譏諷

* 發表於台灣國研究學會舉辦「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本土人文社會學者」學術研討會，台北，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，進修推廣學院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，2011 年 4 月 23 日。

¹ 一些民進黨人士則詼諧地稱為「三仙老公仔標」，多少有應該有請上神桌的「三公」貶抑味道。

² 原本，台獨聯盟與民進黨有分進合擊的關係，島外的台獨聯盟走體制外的運動路線，民進黨採取體制

為水土不服，不過，終究還是能回到故鄉，選上台南市長。由於美式作風與中國官場文化的糾結，讓他因案纏身，然而，認識的人不會相信他會貪瀆。面對政黨的夾殺，猶如潛龍困於爛泥，張燦鑒還是樂天地手提皮包、勤奮地行走台灣，擺明的就是不肯屈服。

許世楷政治學科班出身，少年時代與連戰同窗，當時即有眺望總督府、有為者亦若是的輕狂情懷³。即使沒有鄭南榕刊登他的『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』而自焚、讓他在島內陰而聲名大噪，光是他所倡議以上議院來處理台灣的多元族群分歧，迄今學界仍然無人能出其右。日後，他在李鎮源的請託下出任建國黨主席，雖說是學以致用，其實是臨危受命。民進黨執政後，老驥伏櫪、夫唱婦隨，在駐日代表任內如魚得水、政通人和，後人恐怕很難有所超越。

黃昭堂是典型的日本式紳士，圈內人喜歡圍在他旁邊，幾乎沒有人不認為歐吉桑是個老好人；不過，他卻又帶有幾分前工業時代的「親分⁴」思維，彷彿是嚴肅的日本時代的長輩；另外，濃厚的日本腹語風格，瞻之在前、忽焉在後，可謂是高深莫測。張燦鑒是個理性型的領導者，個性開明、作風務實，加上美國式的直率作為，年輕一輩的都可以平起平坐，因此，適合當亂世中的整合者。許世楷接受日本教育，卻沒有日本仁丹鬍子那樣僵硬；又因為在美國待過相當日子⁵，多少也感染了一些幽默感，可以說是融合東西兩種文化的優點。三人各有擅長，如果說黃昭堂是稍帶霸氣的台灣黑熊、張燦鑒是沈靜從容的台灣石虎，而許世楷則是身手矯捷的台灣雲豹⁶，恰好是介於兩者之間⁷。

內的議會選舉路線（許世楷，1993：21）。然而，當台獨聯盟打破封鎖、成功遷台以後，彼此的競爭漸漸浮現。

³ 兩人高中、大學同窗，可以算是好朋友，彼此「常常談到台灣獨立相當有共識」（許世楷，1998a：208）。

⁴ 親分（oyabun）的「親」是指父母親，可以說是老大（boss）、或是師父；相對的是「子分」（kobun），可以解釋為小弟、跟班、或是徒弟。不管是大哥與小弟、或是父子關係，又似乎太強；或許英文的patron-client 關係（clientalism），勉強還可以抓住神味。這是一種非正式的象徵／儀式關係，有別於血緣關係，在歐洲的中世紀也可以看到；在日本，大概是在封建時代（約1700年）發展的，於二十世紀初的工業時代初期達到高峰（Ishino, 1953: 698）。參見 Eisenstad 與 Roniger（1980）、Roniger（1987）、以及 Stein（1984）。

⁵ 先後以研究休假在美國住過七年，甚至於置產（許世楷、盧千惠，2011：114-16）。

⁶ 譬如1992年返台之際，有記者問他是否會「從事政治活動」，他毫不猶豫地回道：「我是為了政治活動，就是為了展開獨立運動才回來的」（許世楷，1993：21）。

⁷ 其實，就酒量而言，黃昭堂是千杯不醉，張燦鑒不太沾酒，而許世楷則與日本人交遊遊刃有餘。

就一般學者的任務而言，不外教學、研究、以及服務。如果不提教學，到目前為止，許世楷的貢獻主要集中在學術研究、以及政治參與，特別是兩者的結合。過去，台灣人的子弟多念醫科，海外則多讀自然科學，社會科學的不多⁸；而在這些極少數拿政治學博士的人當中，許世楷竭盡心力去把專業訓練作獨立建國的運用，環環相扣、登峰造極，可說是鳳毛麟角。

學術研究

許世楷在 1934 年出世於彰化、成長於草屯。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後（1957），當完預備軍官，於 1959 年年底前往日本留學，先後取得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碩士⁹（1962）、東京大學法學（政治學）博士（1968）。畢業後，先在上智大學授課，從 1969 年起開始任教於津田塾大學，歷任政治學助教授、以及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¹⁰。許世楷在 1993 年到玉山神學院¹¹客座，教憲法、以及政治學。在退休還有將近十年之前，他斷然於 1995 年辭職返台，除了在台灣文化學院擔任院長（1994-98），後來並任教於教靜宜大學（-2004），目前則仍然是津田塾大學的名譽教授。

就學術方面的成就而言¹²，博士論文〈台灣統治確立過程中的抗日運動（一八九五～一九〇二年）〉潤飾改寫的《日本統治下の台灣¹³》，在 1968 年獲得東京大學出版的榮譽，經過四十年，迄今仍然是長銷書（許世楷、盧千惠，2011：45）。不過，許世楷的最重要貢獻，應該是在 1989 年出版的《台灣未來的描繪》一書，包含『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』（內閣制）、以及憲法基本精神的闡述。

⁸ 盧主義他原本唸醫科，後來大膽轉念政治學，不過，卻迫於生計改當精算師。他的心路歷程如下（張炎憲等人，2010：121-22）：

那時我是真的考慮到台灣人真得獨立成功，必定薛耀一些專門人才，可是台灣最優秀的人才，

全部都去當醫生和工程師了，很少人會讀政治和經濟，這樣也不行。

⁹ 論文題目為〈台灣事件一八七一至七四年〉。

¹⁰ 開過的課包括政治學、比較政治學、憲法學、國際關係論、國際政治學、國際法、日本近現代政治史、台灣近現代政治史等（許世楷，1998a：216）。

¹¹ 位於花蓮壽豐鯉魚潭畔，以招收原住民學生為主。

¹² 有關許世楷的最近文章，見台獨聯盟的〈人物專欄〉頁（<http://www.wufi.org.tw/wufiers.html>）。

¹³ 中文版《日本統治下的台灣》在 2006 年出版。

對於台灣的制憲運動而言，許世楷開啟設計台灣憲草的先河¹⁴，日後，海外陸續有黃昭堂推出『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』（內閣制）、『台灣憲法草案』（總統制），以及張燦鑒（李憲榮）的『台灣民主共和國憲法草案』（總統制）；接著，林義雄由美國帶回『台灣共和國基本法草案』（雙首長制），進而掀起島內制憲的熱潮，包括新潮流的『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』（雙首長制）、以及民進黨的『民主大憲章』（雙首長制）。人民制憲會議在 1991 年提出『台灣憲法草案』（總統制），許世楷還流亡日本；等待第二次人民制憲會議在 1994 年通過『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』（總統制），在台灣大學冉冉升起民間版的台灣國旗，許世楷等人已經可以公開與會，擔任台灣國民制憲運動委員會的共同召集人¹⁵。

許世楷的《台灣未來的描繪》獨特的地方，是詳細了說明『台灣共和國草案』的基本主義¹⁶，包括台灣獨立主義、國籍開放主義、國民主權主義、文化集團相互尊重、以及國際和平主義。另外，許世楷在設計新憲之際，也具體提出如何著手進行新憲法的制定，可以說是實質與程序兼顧。這本書所公佈的『台灣共和國草案』，除了在象徵上代表台灣人獨立建國的企盼，在實質內容上，最特別的是主張國會上議院由四大文化集團（族群）各選出十名議員的設計，他的出發點在賦予少數族群否決的權利，是嘗試處理台灣族群齟齬的拓荒巧思，迄今無人可以超越。他當年向夫人盧千惠（1998：91）解釋道：

四個文化集團得相敬相尊，才能促成團結。台灣雖然是小國，但必懷有大國的胸襟，我們不必成為經濟、軍事大國，而應以道義上的大國並列在國際社會。

此外，這部憲草在前言裡對於台灣多元族群國家的描繪，畫龍點睛寫出台灣人的集體記憶、以及未來的嚮往（許世楷，1989：109）：

我們的馬來玻里尼西亞語系祖先，過去在台灣的原野自由、和平地生活著。

¹⁴ 以下所列的憲法草案，見施正鋒（1995）的收錄。

¹⁵ 事實上，這次會議由黃煌雄主導，不過，由於民進黨意興闌珊，台獨聯盟以及社運團體大力支持。

¹⁶ 請比他自己所列的特色（許世楷，1991：67-68）：文化多元主義、社會國家的構想、民兵制度、公民投票權、堅持文官控制原則、下議院小選區制、以及議會內閣制。

我們的漢語系祖先，為了逃避中國的惡政、戰亂與飢餓；追求自由、和平與較好的生活，移住來台灣。

但是，我們台灣人的自由、和平與生活，仍時常受到外來政權的蹂躪。

因而，我們決意以自己的力量，來維護自己的自由、和平與生活；因此，我們結合，以創設獨立的台灣共和國。

日後，許世楷把《台灣未來的描繪》再加以修訂，加上相關的憲法論文，出版了《台灣新憲法論》(1991)，希望作為法政大學生的教科書；後來，他又編了《世界各國憲法選集》(1995)，念念不忘的還是推廣憲法教育。回台後，許世楷把重點放在人民制憲運動的推展，除了批判『中華民國憲法』為「國家安全議會體制」，對於民進黨積極參與1997年的修憲工作，頗不以為然；他本身並不諱言自己其實是心儀內閣制，不過，既然眾人有推動總統制的共識，因此，對於民進黨倡議雙首長制，也是口誅筆伐(許世楷，1998a：66、70)。面對這樣的逆流，許世楷力促台獨聯盟成立「台灣憲政研究中心」，召開台灣憲政研討會，編輯出版《台灣憲政根本問題》(1998b)。陳水扁在連任總統之前，忽然拋開制定新憲的說法，究竟是否選票的策略性考量，不得而知，不過，台灣憲政研究中心仍然舉辦十來次討論會，邀請專家學者提出建言；可惜，委託學者起草的決議最後未被主事者重視。

或許是從小接觸原住民¹⁷，許世楷對於相關的議題一直高度關注。2000年適逢霧社事件七十週年，許世楷接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的委託，主辦了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，並出版《霧社事件——台灣人的集體記憶》(Yabu Syat、許世楷、施正鋒，2001)，大家才發現，原住民族內部迄今未能縫合傷口。或許也由於這個研討會的關係，中央造幣廠發行了莫那·魯道的二十元紀念幣。兩年後，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支持下，許世楷又主導了一場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，在擴大視野的同時，期待能有展開和解的可能。會議論文編為《從和解到自治——台灣原住民歷史重建》(施正鋒、許世楷、布興·大立，2002)。

由於對於國際關係的涉獵，許世楷(1998a)也相當關心國家安全議題，並主催台

¹⁷ 許世楷曾經提及小時候的經驗，在日月潭德化社看見小學同學在表演，才知道他是「山地人」(邵族)。

灣安保協會所主辦的台灣前途危機管理研討會，將國家安全的視野擴及國家認同、以及族群危機（許世楷、施正鋒，2001a）。他認為加入聯合國是台灣獨立標準作業流程的第一步，也就是說，加入聯合國是台灣外交的第一優先，因此，也積極思考如何結合政府、企業及民間的力量促進加入聯合國（許世楷、施正鋒，2001b）。

許世楷在 2002 年提出「新生國家理論¹⁸」（2002a、2002b），認為不論是『舊金山和約』（1952）、還是『台北和約』（1952），都沒有提及台灣的歸屬，因此，主張以台灣的名義申請新加入聯合國，如此一來，台灣可以由「事實上的獨立國家」提升「法理上的獨立國家」；為了達成這個目標，他認為必須加強台灣人對於台灣的認同，同時，必須以配合「制憲運動」的推動。既然要以新生國家申請加入聯合國，許世楷也同意台灣目前可以由正名運動來著手。到目前為止，新生國家理論是國內對於參與聯合國的最簡潔而有力論述。

政治參與

「台灣獨立聯盟」是在 1970 年初，由海外的「台灣青年獨立聯盟」（日本）、「全美台灣獨立聯盟」、「台灣人權委員會」（加拿大）、「全歐台灣獨立聯盟」、以及島內的「台灣自由聯盟」結合而成，日後，又加入南美本部，迄今已經四十年，盟員遍佈世界五大洲。如果以「台灣青年社」（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前身）在 1960 年開始發行刊物《台灣青年》來算，組織屹立半個世紀。台獨聯盟在 1987 年改名為「台灣獨立建國聯盟」，意思是說，除了從事獨立的工作，還要兼顧建國的任務。

許世楷是在 1959 年獲得日本文部省的獎學金而出國唸書¹⁹，沒幾個月，就於次年加入台灣青年社²⁰，參與《台灣青年》編輯（筆名為「十心」），第一篇文章是〈從八一

¹⁸ 參閱許世楷（2003；2004）；亦請比較黃昭堂（2003）。

¹⁹ 此部份整理自陳銘城（1992）、許世楷（1993、1998）、盧千惠（1998）、許世楷與盧千惠（2001）、以及陳銘城與施正鋒（2000）。其實，在《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》編輯的時候，日本部份是由許世楷與盧千惠所提供的。

²⁰ 在 1963 年改名為「台灣青年會」，又在 1965 年調整為「台灣青年獨立聯盟」。

水災思考其政治問題)，從此一頭投入台灣獨立運動，還在 1964 年被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吊銷護照，差一點被日本政府與煙毒犯一起強制遣返²¹（許世楷，1993：15-17；許世楷、盧千惠，2011：93-96）。許世楷無役不與，包括滑稽節大哭事件（1962）、陳純真間諜事件（1964）、京都絕食抗議美日支援國民黨政權（1966）、抗議蔣經國訪日示威遊行（1967）、以及柳文卿強制遣返事件（1968）。特別是在 1964 年於東京首度舉辦的記者會，除了中央委員會委員長黃昭堂、中央委員兼《台灣青年》總編輯周英明、以及中央委員廖春榮，許世楷以中央委員兼 *Independent Formosa* 編輯身分出席，公開表達台灣人追求獨立的強烈意願。當時，廖春榮與許世楷還特別掛上平常少用的黑框眼鏡（許世楷、盧千惠，2011：121）。

最具戲劇性的是台灣青年社為了趕到羽田機場搶救柳文卿，出動三輛救援車，許世楷親自駕駛其中一輛；由於人馬與警察發生肢體衝撞，包括許世楷等十人因違反航空法、妨害營業、以及妨害公務罪，被日警拘留三天，最後以不起訴釋放。許世楷經過友人介紹，拜託國會議員豬俣浩三²²質詢，出入國管理局長不得不保證柳文卿的人身安全。事後，豬俣與許世楷成為好友，共同推動國際特赦協會的日本分會，致力台灣政治犯的救援；從此，救援島內政治受難者成為台灣青年社的常態工作。由於落入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，眾人有家歸不得；不過，台灣人不管是前來、還是過境日本，一定會拜訪黃昭堂、以及許世楷等人暢談，包括日後的鄭南榕。

寄居日本，許世楷一方面任教於津田塾大學，一方面遊走太平洋兩岸。台灣獨立聯盟在 1970 年由世界各地台獨組織結盟而成，許世楷擔任總本部中央委員。先後擔任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（1972-74、1982-87）、以及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主席（1987-91）。許世楷在 1987 年接受《自由時代》（週刊）專訪，因為台獨聯盟被中華民國政府列為叛亂團體，而他又是日本本部的委員長，訪問稿引起相當大的震撼力。台獨

²¹ 日本前首相安倍在許代世楷的送別會中揭露：「我外公岸信介擔任日本首相時，蔣介石政權曾經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換條件，希望日本將旅日的黑名單政治犯遣返往臺，不過，我外公並沒有答應，不然可能就沒有後來的許代表了」（Wikipedia, 2011）。

²² 屬於社會黨，因為認為台獨運動是「反中國運動」，起初還不願意接見（許世楷，1993：21）。

聯盟在 1987 年改名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，許世楷不久又被選為總本部主席，全力推動「島內台獨運動公開化、返鄉運動全面化」，尤其是強化韓國、以及菲律賓的壓力，從此，開始一波又一波的翻牆闖關行動，為台獨聯盟的遷台任務鋪路。

鄭南榕在 1988 年刊登許世楷的『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』之際，後者是台獨聯盟的主席，國民黨政府更加驚惶。根據許世楷的原序（1989：7-8），這部憲法草案原本是受到林啟旭鼓勵所準備的，初稿其實在 1972 年就早已經完成，原文只有十五條，以日文書寫，經同志譯為漢文，在 1975 年帶到美國本部討論。一直到 1988 年 11 月，為配合鄭南榕參與「新國家運動」12 月 25 日造勢的出版壓力（陳銘城、施正鋒，2000：83），許世楷快馬加鞭完成正在進行的改寫，於 12 月 10 日刊在島內的《自由時代》，隨即展開詳細解說的增補。國民黨政府在 1989 年 1 月初，以涉嫌叛亂罪傳訊鄭南榕，許世楷加緊完成解說，寫上「僅以本書獻給勇敢的台灣人——鄭南榕」，在 2 月 2 日傳真回台灣的自由時代週刊社，以《台灣未來的描繪》的型態出版（盧千惠，1998：89-97）。沒想到，才完成再版校正的工作，鄭南榕就在 4 月 7 日引火自焚²³，因此，他在第二版再序很客氣的說，這本書是受到鄭南榕的勇氣鼓勵才問世（許世楷，1991：99-100）。

惡名昭彰的『刑法一百條』在 1992 年獲得修訂，黑名單總算解除，許世楷獲准申請中華民國護照、以及入境證，終於再度踏上睽違三十年的祖國土地，並在三年後毅然決然放棄日本教職、返台定居，長期在故鄉台中蹲點，組織台灣本土讀書會、成立國際特赦組織台中分支，從事紮根工作。平日除了教學，許世楷並積極推動台灣國民制憲運動。建國黨於 1996 年因為民進黨背離台獨主張而成立，許世楷在中央研究院李鎮源院士請託下，短暫擔任過黨主席（1997-98）。在 2000 年總統大選之前，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尋求獨派支持，許世楷提出制定新憲、以及加入聯合國的要求，並獲得阿扁首肯（許世楷、盧千惠，2011：190）。

在民進黨於 2000 年執政後，由副總統呂秀蓮召集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設有政策

²³ 許世楷揭露，當時曾經透過朋友寫信總統李登輝，表達「這個人殺不得」的看法，然而，由於李登輝自己在 1988 年才接手，未能阻止悲劇發生（許世楷、盧千惠，2011：138）。

研議分組，在分組召集人許世楷教授的積極推動下，首先邀請玉山神學院院長布興·大立、以及田雅各醫師，分別就原住民的人權、以及蘭嶼的核廢料提出報告（2001/3/29），副總統呂秀蓮並且親自出面接見與會人士。分組初步判斷，如果核廢料的去處無法解決，或許可以先深入探討成立自治區的可行性，因此，在原民會的配合下，進一步擴大邀請原住民菁英，在台北賓館召開「原住民自治區聽證會」（2001/5/17），副總統再度前來表達關切之意。兩次會議的內容經編輯合併出版為《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》（許世楷、施正鋒、布興·大立，2001）。

在 2004 年，許世楷被陳水扁總統任命為「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」代表，也就是台灣的大使，除了說是學養豐富以外，由於他在日本的人脈網絡廣闊，加上精通日語、精力旺盛²⁴，可以在日本政界、學界通行無阻，因此，即使台灣與日本沒有正式邦交，不過，由於許世楷的打拚，彼此的實質外交從來也沒有如此順暢過。特別是日本政府在 2005 年給予台灣觀光客免簽證的措施，可以說是外交上的重大突破，許世楷功不可沒。另外，他又力挽狂瀾，希望能在留日人文社會科學界人才日漸凋零的情況下，鼓勵新生代學者作更密切的台日交流，甚至於成功說服政府成立常態的講座，讓年輕的台灣學者能前往日本客座、開設台灣研究的課程，用心良苦（許世楷、盧千惠，2011：32-33）。

馬英九在 2008 年上台前，許世楷原本就告老還鄉，不過辭呈未被批准。沒想到，竟然會因在釣魚台發生聯合號海釣船事件，被反日的泛藍立委指控戀棧不去、甚至於扣上「台奸」的大帽。許世楷被質疑未向日本抗議而「接到返國命令²⁵」，返台後，面對國民黨立委的羞辱，在記者會中表示「士可殺不可辱」，拒絕到立法院備詢，並要求外交部即刻准辭（Wikipedia, 2001）。

根據許世楷（1998a：206-207；1993：30；許世楷、盧千惠，2011：86），他的祖父許嘉種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幹部²⁶，是「抗日的鬪士」。父親許乃邦與母親洪金雀雖是

²⁴ 四年內就演講了六百場（許世楷、盧千惠，2011：220）。

²⁵ 究竟這是否為「召回」，其實是相當模糊，連他自己也不清楚（許世楷、盧千惠，2011：224）。

²⁶ 曾經在治警事件（1923）中被日警逮捕。

留學日本，不只是對日本統治者「從不卑躬」，甚至於有強烈的「抗日觀念」，因此，拒絕日本人的拉攏，不願許世楷去念專為日本人所設立的小學校，而是讀台灣人的草屯國民學校²⁷，也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小孩長大成為「親日派」。他的夫人也坦承，外祖父有強烈的「反日情感」（許世楷、盧千惠，2011：68）。他在最新的一本書如此表達對日本人的感受（許世楷、盧千惠，2011：194）：

日本人因有對過去戰爭的愧疚，而想對中國人補償。我們台灣人對此，本應無可厚非，然而日本往往並不是犧牲自我來補償中國，而是以犧牲台灣來達成對中國的補償著實令人擔憂。譬如：為了對中國補償，若是日本政府宣稱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」，若是大部分日本人也同意。對此，我們台灣人可說是忍無可忍。

在「反日」與「親日」的兩個極端之間，他或許會自我定位為專業的「知日派」吧！至於他自己對於認同的理解，在博士論文完成時就大致已經解決²⁸（許世楷，2009）：

7、8 歲時唱著「我最喜歡軍人，將來長大後，乘著馬 hi-do-do」，而夢想將來做陸軍上將，無知於與日本人有什麼差別。進草屯公學校以後，覺得與日本人不一樣，常與小學校日本學生打群架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13 歲入學台中一中，遇到外省老師覺得與自己人不一樣。228 更覺得「外省人」有如外國人，此後親密朋友多是台灣人。愈長大愈覺醒「外省人」具有特權，很多台灣人遠離政治，我卻覺得要探討為什麼有差別，是我大學讀政治系的原因。

其實在中學時，我讀過吳獨流《亞細亞的孤兒》，描寫在台灣受日本人差別待遇，就去了中國，但是在中國也不被看待是中國人，就回來台灣，後來發狂了。這個小說讓我在成長的過程中，常常有實際的印證。

這兩年來，許世楷勤於奔波海外演講，特別是在夏天舉行的台灣同鄉夏令營。他回憶道，台獨聯盟在 1960 年代舉辦二二八紀念會時，一定會準備三個布條，左邊是「打倒中華民國體制」，右邊是「反對中國侵略台灣」，後面橫批是「台灣獨立建國萬歲」，

²⁷ 在日本時代，最早稱為「草鞋墩公學校」，而非日本人唸的小學校，後來先後改名為「草屯公學校」、以及「草屯東國民學校」。戰後被改名為「草屯國民學校」，現在則稱為「草屯國民小學」。

²⁸ 參考許世楷、盧千惠（2011：44-45）。

仍然是大家打拼的目標（許世楷、盧千惠，2011：5）。面對 2012 年的總統大選，許世楷（2010）提出「兩年三腳步」的作法：第一腳步，基礎理論＝新生國家理論；第二腳步，投票＝認同台灣；第三腳步，國家觀念＝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。至於國家領導者的資格，他主張總統的候選人必須堅持「以台灣名義申請參加聯合國」，同時，答應在選上後進行「推進以台灣名義申請參加聯合國是總統的最優先任務」的公民投票（許世楷、盧千惠，2011：5）。

個人關係

許世楷是在 1950 年念完台中一中初中部，因此，二二八事件發生時，他還是一年級生。相較於他高中在嘉義中學唸一年、畢業於師大附中（1953），富有反殖民意識的台中一中，應該是他最值得驕傲的母校。不過，或許是因為他長期在海外投入台灣獨立運動，作為傑出校友的殊榮，也來得最遲。筆者祖厝鹿港、出生霧峰、彰化長大，高中在台中一中念，當然是仰之彌高、鑽之彌堅。台獨聯盟博士人才濟濟，唯鮮少社會科學者，因此，彼此有較多的共同語言、或是思考模式；加上都關心族群政策，自然特別有好感。對於筆者來說，如果黃昭堂宛如受日本教育而不苟言笑的祖父，張燦鏐則是可以把同志當朋友對待，至於許世楷，則有如父執輩般溫暖²⁹。

或許因為有這層同鄉、校友、同行、加上同志的關係，許世楷返台以後，多次願意吩咐跑腿。在 1994 年的第二次人民制憲會議，筆者忝為籌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處副秘書長，許世楷則為台灣國民制憲運動委員會的共同召集人，遙相呼應。在 1994 年底的末代省議員選舉，奉命到台中縣幫陳鴻榮站台助講，初試啼聲、不知所云，台上慘不忍「聽」、台下零零落落。1995 年，前輩囑咐前往台中文化學院開「台灣政治」的課，自當從命。當然，台灣教授協會在 1996 年舉辦「族群關係研討會」，筆者立即想到邀請許世楷擔任主題演講者。台中一中的老學長楊基銓創辦國際文化基金會，許世楷被敦聘為

²⁹ 家父出生於 1937，也是台中一中初中部出業。

董事，在 1997 年推薦筆者擔任執行長，恭敬不如從命，也負責了「台灣國家安全國際研討會」、以及「台灣憲政研討會」的執行。

在 2000 年總統大選之前，社運團體對於民進黨的候選人不太放心，希望能當面進行對話，許世楷指定筆者研議總統候選人的條件，以下是從本土的立場思考，粗略所提的考核指標：

在信念上，他必須是篤信獨立建國的先行者，
在性格上，他必須是勇敢而有堅持的人格者，
在管理上，他必須是一個知人善任的經營者，
在智慧上，他必須具有解決中國問題的能力，
在政治上，他必須具有整合族群、政黨的能力，

在民進黨執政後，許世楷關心原住民族議題，交代筆者執行兩場與霧社事件相關的學術研討會。接著，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的策研議分組上，許世楷除了邀請原住民族菁英針對核廢料、以及自治區課題與前副總統呂秀蓮見面，也指示筆者在政策研議分組提出綜合性的建議案³⁰，再由小組的全體會議彙整，最後向總統提出報告。另外，不少本土派人士因為對於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有所疑慮，在 2001 年成立台灣心會，筆者被推選為副秘書長，應該也是許世楷所推荐的。

過去幾年來，我們的互動在於「台灣國際研究學會」³¹。在 2004 年，幾位本土派學者³²在總統府等待呂秀蓮副總統接見時，大家覺得有必要成立一個類似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的平台³³，經過徵詢，許世楷也有同感，而且主張，「國際政治」或是「國際關係」的範圍太狹隘，應該擴及「國際研究」。眾人志同道合，馬上分頭招兵買馬，尤其是分散各地的資深教授，包括莊錦農（台灣大學）、蔡啟清（東海大學）、李

³⁰ 在第六、七、八次研議會議中（2001/4/19、5/24、6/21）。不過，由於這只是臨時編組性質的諮詢小組，除了道德上的約束力以外，並沒有任何行政資源，此外，一旦建議往上呈閱，並無追蹤政策規劃、正當化、預算、執行、或是考核的權限，因此，頂多只能作間接的了解。

³¹ 網站為 <http://www.tisanet.org/>。

³² 包括當時在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的陳文賢、以及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的廖福特。

³³ 這是一個世界性的「國際關係」研究學會（網站為 <http://www.isanet.org/>）。台灣的政治學者多參加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（網站為 <http://www.apsanet.org/>）的年會，不知為何，較少前去 ISA。

榮秋（政治大學）、洪鎌德（台灣大學）、洪茂雄（政治大學）、邱垂亮（澳洲昆士蘭大學）等等。學會在 2005 年成立，由許世楷擔任理事長、莊錦農為副，出版《台灣國際研究季刊》、舉辦國內外學術研討會³⁴、並出版專書（已經 13 冊）。目前的理事長為莊錦農教授。幾年前到英國開會，買了一本 Hans Daalder 編的 *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: The Story of a Profession*（1997），啟發的這篇文章、以及研討會。

結語

筆者是在 1986 年加入台獨聯盟，負責宣誓的是當時的總本部主席張燦鑒。還記得他當時問我，可以用甚麼樣的方式來奉獻台灣，坦承而言，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，能對革命有甚麼貢獻？只記得當時的回答是，喜歡念書。沒想到，張主席竟然不以為忤，還回以「真好」來勉勵。摸索將近二十年，原來，明燈就在眼前。

當許世楷的『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』在台獨聯盟的機關報《台灣公論報》公佈時，不少人以傳統「自由式民主」（liberal democracy）的觀點來看，對於四大族群以等額議員組成上議院，表示難以苟同。然而，剛好修過比較政治、以及族群政治的課程，對於 Arend Lijphart（1979, 1977, 1981）所倡議的「協和式民主」（consociational democracy）記憶猶新，因此，除了嘗試辯論，當下立即恍然大悟學者可以扮演的角色，有為者亦若是，也就是知識的捐客。

在博士論文口試之際，有口試委員問到畢業後的生涯規劃，當然是大學教書為主，行有餘力，能透過媒體傳播，將知識學以致用。當時，大家笑一笑，意思是說，一個人的精力有限，很難同時做那麼多事情、又能做得好，不過，美國老師就是有一個優點，很會鼓勵學生儘量發展、不會潑冷水。僥倖能回到台灣，如願以償在大學誤人子弟；不論是平面、還是電子媒體，也有機會濫竽充數分析政治現象；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知識的

³⁴ 包括論壇「台日次世代對話」（2006、2007）；研討會「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」（2006）、「當前台灣戰略的發展與挑戰」（2010），以及一年一度的當代民主政治研討會，包括加拿大（2004）、紐西蘭（2005）、印度（2006）、比利時（2007）、愛爾蘭（2008）、芬蘭（2009）、以及韓國（2010）。

媒介，除了學校的教學，還從事專業知識的通俗傳播、政治學與非政治學的對話、以及國內外學術的橋樑。

在這個過程中，幾位學術界的前輩一路提攜，包括莊錦農、邱垂亮、洪鎌德、以及徐正光等等。其中，由於許世楷是台獨運動的先行者、又是台獨聯盟的同志，當然是想法比較接近。事實上，許世楷應該是在台獨聯盟中，少數認為知識有用者。台獨聯盟是由海外的留學生起家，號稱世界上有最多博士的革命組織，如果瞧不起學術知識，那又與號稱是世界上博士作多的中華民國內閣有何差別？如此的反智文化，委實令人苦惱萬分。尤其是台獨聯盟遷台以後，強調必須本土化，卻是更加庸俗化。在台灣民主化的歷程，如果說民進黨是逐漸地國民黨化，那麼，台獨聯盟就是在民進黨化的過程中逐漸虛無。

拒絕擔任台獨聯盟的秘書長以後，「公司³⁵」似乎已經只剩下感情的聯繫，每年的世界中央委員會在台灣召開，也許還有一二人會保持聯絡，否則，是越行越遠。有六、七年左右，許世楷在每個月來台北開完中委會後，會相約到復興南路的一個黑白切攤小酌，然後，再搭尊龍客運趕回台中；如果有必要過夜，則多半住進火車站前的 YMCA。擔任代表後，固定會返台述職，下榻國賓飯店、或是圓山飯店，往往只有時間留在旅館房間裡頭，用水果來下酒。這兩年，許世楷或許在美國巡迴演講的時間比較多，除了電話聯絡，已經好久沒有碰面。

許世楷有一回笑著說，「別人都講講 e（說說了）就算了，你卻是白紙黑字都記錄下來了，恐驚 e 以後 e 走袂去」。這當然是作長輩的好意關心，不過，若是作為知識分子，卻不能把心裡的話講出來，特別是自己的同志，這種單向的苦戀，豈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？為了準備這篇文章，翻閱相關書籍，在相片中，由三十而立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，許世楷永遠是露出笑容，如沐春風。這是一種標竿。下一步，是否我們作伙來打拚，開辦一所台灣人的文科學院（liberal arts college）？

³⁵ 這是台獨聯盟盟員之間的稱呼，有點像是美國的中央情報局的作法。

參考文獻

- 張炎憲、曾秋美、沈亮（編）。2011。《青春、逐夢、台灣國——掖種》。台北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。
- 陳銘城。1992。《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》。台北：自立晚報社。
- 陳銘城、施正鋒（編）。2000。《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》。台北：前衛。
- 黃昭堂。2003。〈脫出繼承國家理論、分裂國家理論來促成新生國家的誕生——台灣新生國家理論〉《台灣文化學刊》創刊號，頁 27-41。
- 許世楷。1989。《台灣未來的描繪》。台北：自由時代週刊社。
- 許世楷。1993。《台灣獨立黨回歸祖國》。台北：前衛。
- 許世楷。1991。《台灣新憲法論》。台北：前衛。
- 許世楷。1995。《世界各國憲法選集》。台北：前衛。
- 許世楷。1998。《許世楷文集——我過我的獨木橋》。台北：前衛。
- 許世楷（編）。1998。《台灣憲政根本問題》。台北：前衛。
- 許世楷。2002a。〈「新生國家理論」的提倡〉《共和國》25 期，頁 3-4。
- 許世楷。2002b。〈「新生國家理論」的提倡、續篇〉收於莊萬壽（編）《台灣獨立的理論與歷史》頁 89-104。
- 許世楷。2003。〈「新生國家理論」的提倡〉《台灣文化學刊》創刊號，頁 27-41。
- 許世楷。2004。〈國家定位——新生國家台灣前途近遠景〉收於施正鋒（編）《憲政改革》頁 201-24。台北：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、台灣心會。
- 許世楷（李明峻、賴郁君譯）。2006。《日本統治下的台灣》。台北：玉山社。
- 許世楷。2009。〈認同、獨立、建國——配合個人史的台獨運動概觀〉(<http://www.wufi.org.tw/dbsql/showmsg.php?id=1649>) (2011/4/5)。
- 許世楷。2010。〈建國提案——兩年三腳步〉(<http://blog.roodo.com/aurorahope/archives/12246875.html>) (2011/4/5)。
- 許世楷、盧千惠。2011。《台灣——新生的國家》。台北：玉山社。
- 許世楷、施正鋒（編）《台灣前途危機管理》。2001a。台北：前衛。
- 許世楷、施正鋒。2001b。〈如何結合政府、企業及民間的力量促進加入聯合國？〉《新世紀智庫論壇》14 期，頁 43-48。
- 許世楷、施正鋒、布興·大立（編）。2001。《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》。台北：前衛。
- 盧千惠。1998。《盧千惠文集——我走我的陽關道》。台北：前衛。
- 施正鋒、許世楷、布興·大立（編）。2002。《從和解到自治——台灣原住民歷史重建》。台北：前衛。
- 施正鋒、（編）。1995。《台灣憲政主義》。台北：前衛。
- 『舊金山和約』(1952)(日本国との平和条約、*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*、*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*、或是 *Treaty of San Francisco*) (<http://www.taiwandocuments.org/>)

- sanfrancisco01.htm) (2011/4/5)。
- 『台北和約』(1952)(中日和平條約、日華平和條約、*Treaty of Taipei*、*Sino-Japanese Peace Treaty*) (<http://www.taiwandocuments.org/taipei01.htm>) 或 (<http://www.mofa.go.jp/region/asia-paci/china/joint72.html>) (2011/4/5)。
- Daalder, Hans, ed. 1997. *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: The Story of a Profession*. London: Pinter.
- Eisenstadt, S. N., and Louis Roniger. 1980. "Patron-client Relations as a Model of Structuring Social Exchange." *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*, Vol. 22, No. 1, pp. 42-77.
- Ishino, Iwao. 1953. "The Oyabun-Kobun: A Japanese Ritual Kinship Institution." *American Anthropologist*, New Series, Vol. 55, No. 5, Pt. 1, pp. 695-707.
- Lijphart, Arend. 1969. "Consociational Democracy." *World Politics*, Vol. 21, No. 2, pp. 207-25.
- Lijphart, Arend. 1977. *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: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*. New Haven, Conn.: Yale University Press.
- Lijphart, Arend., ed. 1981. *Conflict and Coexistence in Belgium: The Dynamics of a Culturally Divided Society*. Berkeley, Calif.: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,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.
- Roniger, Luis. 1987. "Coronelismo, Caciquismo, and Oyabun-Kobun Bonds: Divergent Implications of Hierarchical Trust in Brazil, Mexico and Japan." *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*, Vol. 38, No. 3, pp. 310-30.
- Stein, Howard F. 1984. "A Note on Patron-Client Theory." *Ethos*, Vol. 12, No. 1, pp. 30-36.
- Wikipedia。2011。〈許世楷〉(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A8%B1%E4%B8%96%E6%A5%B7>) (2011/4/5)。
- Yabu Syat、許世楷、施正鋒(編)。2001。《霧社事件——台灣人的集體記憶》。台北：前衛。